栗谷全書

三十四

附録

廿三十七

へ16
2426
34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五目錄

附錄三

行狀

2426
97-34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五

附錄三

行狀

門人金長生　撰

本貫京畿豐德府德水縣

高祖抽知郡事　贈左贊成妣尹氏　贈貞敬夫人

曾祖宜碩判官　贈大司憲妣崔氏　贈貞夫人

祖蒇　贈左參贊妣洪氏　贈貞夫人

父元秀監察　贈左贊成妣宜人申氏　贈貞敬夫人

先生諱珥字叔獻上世有諱敦守高麗中郎將實爲
鼻祖世趾其美政丞府院君曰允益司空樂安伯曰
千善政堂文學曰仁範文學生諱揚始仕我　朝爲
參議　贈判書生諱明晨知敦寧事諡康平是生知
郡事詳在德水世譜及諸墓碑碣所記監察公愊愊
無華休休樂善有古人風申氏己卯名賢命和女資
稟絶異習禮明詩於古女範博極無餘先生以　嘉
靖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關東臨瀛北坪村生
時申夫人夢龍抱兒納于懷中故小字見龍生而穎
悟絶倫學語便知文字三歲外王母以石榴試之曰
此物何似先生卽擧古詩以對曰石榴皮裹碎紅珠

人奇之五歲申夫人感疾危劇一家奔遑先生潛禱
于外王父祠堂從母適過而見之驚嘆與之慰解而
抱歸嘗有人渡水而顚躓幾危人皆拍手先生獨俯
視怵惕亟發驚動之聲其人獲免乃已其孝親愛物
之心天性然也八歲就外傅業日進嘗題詩花石亭
調格渾成雖老於詩律者有不能及也九歲覽二倫
行實讀至張公藝九世同居卽慨然曰九世同居勢
或有礙至於兄弟不可離析遂手畫兄弟同居奉父
母之圖以觀之又好撫前古名賢將相事實題其姓
名記其行迹而景慕焉十三歲中進士初試文章日
就聲聞藉藉而亦不屑爲也遂專心于聖賢之學十

六歲丁內憂廬墓三年一遵家禮不脫衰絰躬執祭饌雖洗滌之事不使僮僕任之十八歲而冠爲學專用力於內時先生新免於喪哀慕不自克常日夜號泣一日入奉恩寺披覽釋氏書深感死生之說且悅其學簡便而高妙試欲謝去人事而求之十九歲以書留別諸友曰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者人之所同得者而養之則役於心不能養之則心爲氣役氣役於心則身有主宰而聖賢可期心役於氣則七情無統而愚狂難免古之人有善養氣者孟子是也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山者非取其峙而已取其靜之道而體之也樂水者非取其流而已取其動之道而體之也仁知者之所以養氣者捨山水而奚求哉因入山門戒定堅固至忘寢食久之忽思以爲佛氏戒其徒勿作增減想者何意也盖其學無他奇妙只欲其截斷此心走作之路凝聚精神以造靜極虛明之域假話頭使之依靠下功而又恐人先知此意則着禪必不精專故又設此禁以誑之也乃悟異說之非盡棄其學而專心吾道著自警文一以聖賢爲準則敬義夾持知行竝進不由師承自得其妙嘗語學者曰吾少時妄意禪家頓悟法於入道甚捷而妙以萬象歸一一歸何處爲話頭數年思之竟未得悟反以求之乃知其非眞也二十三歲謁

退溪先生于陶山問主一無適應接事物之要厥後
往來書札辨論居敬窮理及庸學輯註聖學十圖等
說退溪多捨舊見而從之嘗致書曰世間英才何限
而不肯存心於古學如君高才妙年發軔正路他日
所就何可量哉千萬益以遠大自期辛酉丁外憂甲
子試司馬文科皆擢狀元卽拜戶曹佐郞　明廟以
釋褐登龍門命題先生製三十韻律詩以進　上嘉
賞之賜賚特優乙丑移拜禮曹佐郞尋拜司諫院正
言自以新進未可遽當言責上疏辭不　許丙寅率
同僚陳疏請立志勉學親近正士冬遷吏曹佐郞慨
然仕路之溷濁務張公道欲防關節請託之路銓長

朴永俊不肯先生歎曰痼弊誠不可醫也隆慶丁卯
明廟喪用日者言卜葬以第四月儒生上疏有譏其
渴葬者　王大妃命用第五月曰雖不吉亦可用也
領相李浚慶左相李蓂　啓以爲安厝　先靈而不
用吉月未安先生聞之歎曰諸侯五月而葬先王之
定制未聞擇月也　慈殿明燭正理而大臣不能將
順其美反以左說爲重時事可知戊辰遞爲直講以
千秋書狀官朝　京冬還　朝拜弘文館副校理卽
宣祖初服也上疏辭職自陳少時誤染禪學之失不
敢當論思之任　上優批答之曰自古雖豪傑之士
未免爲佛氏之所陷溺矣不可以昔日從事禪門之

小失輕遞玉堂論思之重任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旣復拜吏曹佐郎聞外王母病甚棄官歸省于江陵諫院以歸覲外祖法典不載劾之　上嘉其孝不允己巳拜弘文館校理承　召入京自以爲學未進不可從政前此累辭要職至是自陳外祖母有養育之恩居江陵老病無子請解官歸養且肄學進而仕上答曰身雖在朝亦可往來省覲何必解職因命吏曹曰往見外祖母雖非法例校理李珥特令省覲可也先生感　恩就職時當　明廟禫舊例禫後陳賀先生謂同僚曰自　上喪制甫畢遽受賀禮揆之情理未安且百官哭泣之餘旋卽陳賀是歌哭同時也乃上劄請以賀爲慰八月於　經席進講孟子　啓曰世代各有所尙戰國之時在於富國强兵戰勝攻取而已至於西漢之淳厚東漢之節義西晉之淸談皆一代所尙也人君當觀一代所尙之如何所尙不正則當矯其弊今者承權姦鉗制之後士習委靡偸惰徒知食祿自肥而無忠　君憂國之心縱有一二有志者皆爲流俗所拘莫敢出氣力以振國勢俗尙如此　聖上當奮大有爲之志以作士氣然後世道庶可變昔者孟子以匹夫之力只以言語敎人尙能熄邪說廓正路況人君任治世之責能以斯道敎民則非徒垂敎於後世亦可興化於當時其功豈特孟

子而已講畢又　啓曰人君不欲治則已如欲爲治
必先下功於學問學問者非特　勤御經筵多讀古
書而已必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功夫不懈實有其
效然後乃可謂之學問也匹夫在家雖有學問之功
其效不見於世人君則不然蘊之心術發爲政事故
其效立見也當今民生困瘁風俗薄惡綱紀陵夷士
習不正而　殿下臨御數年未見治效竊恐　殿下
格致誠正之功有未至也　殿下誠志於治則雖芻
蕘之言可補　聖德若　殿下悠悠泛泛只事文具
則雖孔孟恒在左右日談道理亦何益哉領議政李
浚慶進曰朝廷之上當守體統頃日承旨請面對事

非近規恐壞體統假使國家有可畏之機自有臺諫
論思之臣何必承旨請對耶先生曰此言不然只在
所言之如何耳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承旨亦
經筵參贊之官請對言事亦其職也今者善政不擧
百度廢弛若不奮然振作以新一代之規矩而徒欲
拘常守舊則安能袪積弊而大有爲哉大臣不能引
君當道而惟遵守近規是務殊非羣下所望也先生
每因進講極陳爲學爲治之說而　上默無一言乃
啓曰入侍之臣預思所　啓之事晝夜量度及至
上前怵於　天威言不盡意自　上雖虛心酬酢倘
患下情不達況沈默不言以阻之乎目今天災時變

近古所無臣民惴惴不知更有何事　殿下當敷求
善策汲汲救時不宜深拱無所猷爲也　明宗大王
以二百年　宗社付之　殿下　殿下受其憂也非
受其樂也二百年　宗社日阽危地而　殿下不思
所以振起之乎　上曰蘊之爲德行然後乃可發之
爲事業豈可無德行而有事業乎且三代之治不可
猝復也先生曰　殿下此言固是循本之論但德行
非一朝可辦而政事不可一日廢也允德未成之前
將置政事於不問而任其紊亂乎德行事業當交修
竝進也且三代之治固不可猝復至於革弊救民則
此豈難行之事乎堯舜之德雖曰難及但求堯舜之

用心法堯舜之善政則庶幾堯舜之治矣　上曰古
亦有無堯舜之德而有堯舜之治者乎先生曰古人
無法堯舜者故不見其治誠能法堯舜而行之則豈
無其治乎孟子勸齊宣梁惠行王道以二君可行王
道故也豈好爲空言哉先生嘗因書堂月製乃設爲
問答之辭論王伯治國安民之道名之曰東湖問答
以奏　御後　上問曰何以漢文帝爲自棄乎對曰
文帝固是賢君當漢道全盛之時可以復古而終於
雜霸故臣以爲自棄耳　上曰文帝之不能復古以
經籍遇火眞儒不作故耳豈是文帝之過乎對曰文
帝無大志每好卑論雖有文獻亦將如之何哉人君

立志不高者大抵皆自棄也時 壼儀未建先生疏
論時弊因陳擇妃之道其略曰古之帝王所與爲婚
者莫非先聖之後仁賢之裔其求之之道不過曰窈
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已未聞聚
會 闕庭辨其優劣如今日之爲也已然之事雖不
可追自今以後勿以容姿服飾次等級推卜吉凶爲
急務而先觀父母之賢否以察其家法次觀威儀之
合度以察其女德且以宣問大臣必得衆心允協然
後乃定則天人之意無不同矣一日 上語及乙巳
之事領議政李浚慶曰儒 社之時善士或有坐死
者其瘡痍未合矣先生曰大臣之言何可含糊不明
乎儒 社是僞勳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 仁廟禮
陟 中廟嫡子只有 明宗一人而已天命人心豈
歸他人哉姦兇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以錄僞勳
神人之憤久矣今當 聖上新政之初當削勳正名
以定國是不可緩也浚慶曰事在 先朝不可猝改
先生曰不然 明廟幼冲卽阼雖不免姦兇之欺蔽
今則 在天之靈洞照其姦雖曰 先朝之事豈可
不改乎冬聞外祖母病重解官歸省庚午又拜弘文
館校理五月自仁川上疏請昭雪乙巳己酉之寃枉
於是政府三司同發論 啓而猶未擧僞勳先生以
爲正名爲政之本而名之不正莫甚於僞勳乃言于

同僚力主削勳之議時退溪先生與奇高峯大升亦
以爲　先朝已定之事不可革罷朝議多以先生之
議爲過而先生獨排衆議終始不撓玉堂四十一劄
皆先生手筆也至丁丑因先生議又論之竟得回
天物論快之冬辭歸海州辛未還坡州拜吏曹正郞
不赴尋以弘文館校理承　召入朝拜撿詳舍人弘
文館副應敎皆辭六月除淸州牧使專務敎化手撰
鄕約法以率之未幾病遞壬申夏拜弘文館副應敎
謝　恩病不供仕復辭歸坡州時相李浚慶高亢不
能下士且膠守舊轍導　上因循架漏無相業可觀
士類多短之乃與洪曇金鎧輩有裁抑士類之意戊
辰年間金鎧爲大憲承浚慶風旨欲論去朴淳朴應
男奇大升李後白尹斗壽等十六人適以事遞職不
果己巳再入　筵中極言年少輩朋黨以少凌長幾
成己卯之習臺諫安自裕鄭澈承旨沈義謙等面斥
其詆毁己卯紹述袞貞之所爲三司竝發請門外黜
送翌日承旨奇大升請對力陳其曲折而請罪之退
溪先生亦惡其所爲與奇高峯書有曰吾輩今日實
無更張國事變亂政法將欲追逐舊人濟己植黨之
爲者而彼乃強此之無擬彼爲罪援昔所誣斥令爲
證必欲納之罟擭陷穽之中而後已也其後李浚慶
入侍　啓承旨請對非近規先生辨其不然及　明

廟喪畢士類以爲 明廟旣後 仁廟爲人後者爲之子 仁廟不宜享於 延恩當祔 文昭殿浚慶之意則 仁廟之於 明廟異於父子當享於 延恩論議不合三司論浚慶復踵李芑之論辛未李浚慶使其族弟李元慶通自仁傑洪曇諸宰等復欲罪朴淳朴應男李後白尹斗壽尹根壽吳健鄭澈等十七人其言傳播語侵自仁傑仁傑遽歸坡州以此浚慶之訐解散及疾病將死上劄言朝臣朋黨疑亂上聽必欲去之 上頗驚疑先生爲陳疏解之旣而遠接使 啓差從事官拜司諫院司諫辭又拜弘文館應敎上疏辭自 上有李珥本是迂闊者之 敎

蓋先生自以爲學未進不可從政累辭要職而凡所陳說必以唐虞三代之道爲言故 下是敎未幾拜典翰又辭不就 萬曆癸酉拜弘文館直提學三召不置乃入朝 上曰爾何退而不來對曰臣病深才疎自度不能有爲徒食廩祿不如退免罪戾故不敢進耳 上曰爾才予所知也勿爲過謙之辭從今不更求退可也先生曰臣跧伏田里未知 聖學成就如何今日民生憔悴風俗頹敗至於如此臣竊見聖學之日章而終不見效臣竊怪焉 卽位之初大臣輔導失宜每引以近規排儒者之論故至今不善治耳匹夫讀書躬行尙且志在濟世況 殿下稟可

爲之質主一國之民操可爲之勢寧無惕然自奮之
志乎鄕約是三代之法而 殿下命行之誠近代所
無之慶也但凡事有本有末鄕約正萬民之法也朝
廷百官未底於正而先正萬民則舍本治末事必無
成 殿下必須躬行心得而施及朝廷政令皆出於
正然後民有所感發而興起矣 上曰予自顧省不
欲輕擧而言者不止故從之耳對曰 殿下誠心願
治則只此一念便是關雎麟趾之意豈必德如文王
然後始興周家事業乎十月於 筵中啓曰人君處
崇高之位自以爲滿足則善言何由而入必也兼聽
博聞擇善虛受然後羣臣皆爲我師而衆善合於

君身德業以之崇廣矣今 殿下謙冲退讓形於
下敎而至於不從公論自是非人則反有謂人莫己
若之病臣竊憫焉三公雖欲建白恐拂 聖旨反爲
君德之累故悶默度日若 聖旨在於求治則大臣
亦必盡言而廷臣各陳所懷矣 上曰我國之事誠
難爲也欲改一弊又生一弊弊未能革反添其害先
生曰紀綱不立人心解弛官不擇人苟充者多徒知
餔啜不念國事革弊之令一下先懷厭憚之心非徒
不能奉承又從而故令生弊此所以績用不成也已
而陞同副承旨入侍 筵中啓曰今日國無紀綱無
可爲者若令因循則更無所望必須自 上奮發大

志深悔既往之誤因以儆勅大臣百僚一時振發以立紀綱然後可以爲國紀綱不可以法令刑罰強立之也朝廷善善惡惡得其公正私情不行然後紀綱立矣今者公不能勝私正不能勝邪紀綱何由而立乎人之所見自古不同迂儒則以爲堯舜之治朝夕可做俗士則以爲古道決不可行此皆非也爲治須以唐虞爲期而事功則須以漸進也臣昔者忝冒玉堂每以唐虞三代之事陳達於 上前臣意非欲遽見其效也只欲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漸入佳境耳我國惟 世宗大王之政可法用人不拘常例任賢使能各當其才今日必須擇人授官委任責成然

後庶績可熙矣己卯年間趙光祖有致澤之志而年少士類作事無漸未免騷擾竟致士林之禍至於任事者輒以己卯爲戒然己卯之作事無漸豈不逾於今日之全不做事乎自 上必先躬行本原澄澈然後爲治之具次第舉行則羣下聳動矣既先修己必須尊賢所謂尊賢者非爵之而已必用其言施之事爲然後方是尊賢也今 殿下可謂好賢矣但見命之爵而已未聞用其言也彼誠守道之士豈爲虛禮而來仕乎且未出身人若有才德則用爲憲官此國家恒規也自己卯以後遂杜其路此不遵 祖宗之法也 上曰用賢固好矣但不經事之人恐其作

事過中也對曰若有過中之舉則自　上當裁制之
不猶逾於恬然不爲者乎世衰道微士子只知科舉
爲發身之路彼一等人物必不屑屑於此科舉用人
乃叔季之習也又曰今日之務莫急於恢張公道自
上無一毫私意然後可以感發人心而近日臺諫所
啓若涉宮禁內需等事則　上必牢拒羣下疑　殿
下之有私而以容默爲得體孰有如臣愚者乎愚者
或有一得其言亦可聽也他日先生更請以未出身
人通臺憲之路　上乃下其議于大臣大臣皆以爲
是　上允之　上夜御丕顯閣　召侍臣進講書傳
先生　啓曰太甲賴伊尹匡救之力克終允德若無

伊尹則咸德未可期也人君之得賢非但爲一時之
益亦可託六尺之孤矣雖聖智之君天下之大不能
獨理必以得賢爲務故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
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人君之職在於得賢耳講
訖又　啓曰自　上所論人心道心之說至爲精切
以此精明之學益加踐履之功則可以匡濟一時矣
雖精於文義若不切己用功則亦何益乎臣見近來
紀綱板蕩　命令不行民生之苦如在水火如是而
國家無事者未之有也今須急聚賢士使之各陳所
懷切於救民者採而用之則猶可及救也苟或因循
舊轍日益向下則雖有大賢亦無如之何矣　上曰

自古新立國之君不能無失德而尙致小康立國寢久漸至衰微則雖有賢君不能爲治矣對曰不然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之主也二君豈賢於文王高祖乎至如晉悼公十四卽位六卿強公室弱而悼公能自振奮卒成霸業顧其立志如何耳今者 殿下立志求治矯革宿弊則何治之不可成乎 上曰革弊極難矣先生對曰若得人則不難矣 上曰雖得人若如宋神宗之志大才疎則亦何益乎先生對曰宋神宗之立志亦誤矣爲國以愛民爲先而神宗欲事富强故小人進興利之說若以保民爲務則小人何由售其姦乎爲人君者須以保民爲志可也時羣臣請 賜退溪先生諡 上以行狀未成不許先生進曰李滉行迹昭在耳目行狀有無有何增減 殿下於已死之賢猶且靳於褒崇況於一時之士寧有好善之誠乎李滉之諡雖遲一二年猶無大害四方之士疑 殿下無好賢之誠則其害豈淺淺乎是時先生欲積誠以回 天意黽勉從仕牛溪先生語之曰儒者當以格君爲務若 上心不回則當速引退不然則是枉尺直尋非儒者事也先生曰此言固然但上心豈可遽回當徐徐積誠以冀 感悟若以淺薄之誠責效於旬月而不如意則輒欲引退亦非人臣之義也甲戌正月以右副承旨上萬言疏極陳時弊

且言弭災之策及進德之功　上答曰善哉論也古
之人無以加焉有臣如此何憂不治第緣事多更張
不可猝然盡變此疏示諸大臣議處且　命謄書以
進副提學柳希春進　啓以愼飮食爲治病之要先
生曰治病非但藥餌食物必須治心養氣然後可以
養病古人詩曰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
是故治心本也食物末也苟不治心亦何能養生乎
先生雖被　上眷而言不見用有人問曰公畱　朝
數月有何功業先生曰雖當國之人亦不可責效於
數月之內况能言而不能施者乎人曰識者頗疑叔
獻之久畱也先生曰每冀　天心庶或可回是以不

決去就耳或又謂先生曰志在扶顚持危則雖涉苟
且不可退去先生曰苟且則是枉己也枉己而能扶
顚持危者吾未之聞也或曰雖不能大有所爲隨時
隨事有所補益使不至危亡者是或一道先生曰此
當國大臣之事也大臣已受重任當見危授命不可
退去苟非大臣則見幾而作不可失其身也先生語
人曰吾畱數月或疑其久畱或恐其速退識見之得
中豈不難哉蓋以　上頗好儒術傾嚮先生先生自
任之重庶幾有爲故雖有不合者猶眷戀低徊不忍
遽退也二月　上謂先生曰漢文何以不用賈誼乎
對曰文帝雖賢志趣不高見賈誼言大疑而不用耳

凡人有大志然後可以做大事譬如主人欲構數間
小屋而工師乃欲構大廈則豈肯聽從其言乎因白
上曰今者災變屢作民困日甚不可徒曰恐懼修省
而無其實也近來 教令儘善而實效則未之見也
上曰何以則有實效耶對曰 殿下每以變通爲難
故終無實效若不更張無以爲國 上曰若非 祖
宗法制則更張何難對曰非欲盡變 祖宗之法也
至於貢案是燕山所定非 祖宗法也臣非好更張
欲救民瘼也若欲改紀今日之政則必求有爲之才
若不改紀則求賢何用自古聖賢隨時變通以天運
言之歲久則曆數必差代各有人出而改正若不隨
改則天象差謬四時失序矣後日 上以紀綱未振
爲歎先生對曰紀綱在國家若浩然之氣在一身浩
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一事偶合於義而可襲取之
也須是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義積于身仰不愧
俯不怍然後浩然之氣充滿流行矣紀綱亦然非一
朝發憤而可立也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令
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直必擧枉必錯功必賞
罪必刑紀綱立矣 上曰今行何事可以爲治乎先
生曰爲治之道何可盡達大槩先立大志得賢委任
可也但知人實難必先用功於學問窮理居敬力行
三者勉勉加功至於理明德成則人物之賢愚邪正

可以洞照毫髮不差矣然學問必資啓沃之助須親
近儒臣使之盡誠輔導此等事是爲治之根本此外
別無他巧術矣　殿下若於羣臣親密無間則可以
細知情狀得其取舍之正矣　世宗大王知人善任
亦由知其情狀故也　世宗朝用人不問久近高卑
惟其人器相稱故有守一職而終身者有超擢不日
而至卿相者六卿百官莫不久任而庶績以成其於
儒臣　眷遇殊絕故臣鄰咸懷效死之心今日　殿
下旣無親信委任之臣庶官數易故百事不理譬之
家事則分家衆以職耕者耕樵者樵織者織然後家
業以成若朝耕而午樵午樵而暮織則無一事可成
矣今士大夫盡職者無賞瘝官者無罰其爲身謀則
便矣奈國事何哉　殿下何不擇人授職使久於其
任乎修撰尹晛進曰李珥論學以窮理置於居敬之
先臣意居敬當在窮理之先先生曰程子曰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尹晛之言是也但敬是貫終始之功
無先後可論且窮理知也居敬行也臣以知行之序
言之耳又曰　殿下欲用功於爲學則先須立志堅
定不移而敬以窮理敬以力行用功之久至於義理
有味以學爲樂則處善循理快然自得心廣體胖泰
然悅豫矣古之人君有能治其國而不知學問之樂
徒勉於事功故多有終始參差者昔者唐明皇以身

瘦國肥爲言此是强作者也其能久乎若學問有效則身與國俱肥矣是時成均館儒生序齒流俗多非之李公海壽謂先生曰齒坐非館中所宜也榻中尊敬狀元此亦禮俗豈可坐於狀頭之上乎先生曰狀元之尊施于榻會可也若館中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且狀元之尊可如王世子乎古者世子入學尙以齒坐狀元非所論也三月 上命義盈庫納黃蠟五百斤外間莫知所用或云將用于佛事時先生爲大司諫 啓曰黃蠟將用何處耶亟示 聖意以解羣惑 上曰內用之物非羣下所敢仰問又啓曰宮中別無許多用蠟之處此必出於邪歧曲逕

不可使聞於人故臣等憂 聖志之不能無惑欲防微杜漸耳昔司馬光曰吾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今臣等方以正心誠意望於 殿下而只此一事不肯 宣示則未知幽獨得肆之地其能不愧屋漏乎請自今以後勿進非正之供洞示 聖懷若青天白日使羣下得仰見也 上怒曰昔者梁武口苦索蜜不得不料再見於今日也時事至此寧不痛心先生率同僚辭職曰 聖教辭氣太厲至以侯景比臣等臣等不勝驚愕戰慄之至該司之物固是殿下之所有用之以正則羣下當奉承之不暇倘敢有一言乎若用之以不正而 君舉將歸不法則雖

該司亦當覆逆況言官安敢默默乎近者外間喧播之說或以爲將造佛像或以爲將興佛事而水銀黃蠟內入之　命適下於此日臣等豈無憂懼之念乎　殿下但當內省于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祕諱峻拒一至於此何歟昔舜造漆器諫者十人武王嗜鮑魚太公不進此豈愛敬不足而然哉誠以忠臣愛君以德敬君以禮逢迎承順反害於愛敬故也　殿下以一言之不能承順輒加震怒至於痛心夫逢迎承順之態不足而有妨於惟其言而莫予違者　殿下之所痛心也　上無虛受之量下乏忠鯁之益國事日非不可收拾者臣等之所痛心也臣等輕淺陋

劣誠未上孚請斥逐臣等　上尤怒曰今見啓辭不足備一笑假使崇奉異敎流來胡像亦多矣新造何爲未知聞於何人乎予欲拿鞫　啓曰傳播之說非出於一人之口若必一一拿鞫則何異於衛巫之監謗乎　殿下只治臣等妄言之罪足矣何必立威而箝口以駭四方之觀聽乎嗚呼　君德日就高亢士習日趨萎弱雖使朱汲在位讜言日進時事之正亦不可望況以臣等之淺劣其能有補於萬一乎請賜斥罷凡五　啓　上敎愈嚴而言尤切直不少挫焉既而　上頗悔之　命還下黃蠟先生每於入侍之時懇懇多所陳達盧相守愼謂人曰李某於　經

席多言　上所厭聞者恐其生事我欲止之而不相
知故不能也先生聞之笑曰旣不能自言又止他人
之言平生讀書何所見而如此乎他日入侍先生自
陳多病不能從仕請退而調攝　上曰病若如此亦
無可奈何隱居最好古詩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
爲友鹿爲羣豈不樂乎先生對曰臣則有不然者古
之隱士與人主不相接無君臣之契故可以相忘而
又身健無疾自適於佳山好水臣則受　恩深重故
雖在畎畝心懸　晃旒又有疾病隱居何樂焉只是
難於尸素故不得不退耳因謝病免旋拜右副承旨
復謝病歸坡州拜承旨諫長皆辭不就十月拜黃海
道觀察使先生以爲外職非如近侍且方伯可救斯
民一分之瘼乃拜　命疏陳民瘼蠲除弊政專以興
學校倘敎化恤民隱修軍政旌淑癉惡爲務士民感
悅貪猾悚戢乙亥春以疾遞歸坡州卽拜副提學又
以疾辭不　許會有　仁順王后之喪遂舁疾入京
呈辭至三又不　許持平閔純請於卒哭後依宋孝
宗例以白衣冠視事乃會二品以上及三司長官廷
議二品以上皆曰五禮儀　祖宗時撰定之久矣不
可輕變大司憲柳希春亦以爲當守　祖宗之典且
曰人君居喪與士大夫不同時先君子爲大司諫與
先生意合力言喪禮不古久矣因此幾會當變通從

近古之禮先生引古禮以　啓曰必欲盡合先王之禮則當初上下當具衰絰如儀禮之制別造布帽布團領布帶以爲視事之服今旣蹉過不能追復寧依宋孝宗制爲近於古也若玄冠烏帶之制宋高宗朝羅點建白行之此時喪紀廢壞易月之後純用吉服故羅點此論猶愈於已朱子君臣服議辨論甚詳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泥於羅點之議乎五禮儀撰定時無識禮之儒臣不能導　先王於正禮豈可再誤於今日乎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愼乃議　啓請從白衣冠之制先生去年以大諫言不合退去而今又供職諸公多疑其出處牛溪先生亦語人曰如叔獻出處古未之有也先生聞而笑曰出處固非一端我當初固無供職之志欲於　山陵事畢後退去而適自　上累賜休告不改其職且　主上哀疚之中善端開發異於昔日故欲姑留積誠以冀萬一之幸耳君子果於忘世則已如或有意於斯世則當此錮陰生陽之時豈無可乘之機乎　上於卒哭後猶未復膳三公率二品以上　啓請從權羣臣將退　上呼先生來曰副提學歸鄉里仍爲監司久不相見矣因溫諭問以海西疾苦　賜語良久而罷後日講書傳至肯構肯堂處先生　啓曰今人多不解肯堂構之意只以膠守前規爲肯堂構此甚不可其父定其

基址其子仍其制而構屋然後乃爲善承父業也今若只守其基而無所營建則是不肯堂構也以國家言之　祖宗創業法度未備或時移世變有可矯革者隨宜經紀當乎義理乃是繼志述事也若只守其法不知變通因循頹墮則豈是繼志述事乎蓋先生欲改弊政故臨文風之因問　上曰曾聞　殿下謂侍臣曰予欲學問只緣多事未遑此誠有之乎　上曰然先生曰臣聞此言一以爲喜一以爲憂喜者喜上有學問之志也憂者憂　上不察學問之理也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讀書也只是日用間處事一一合理之謂也惟其合理與否不能自知故讀書以

求其理若只以讀書爲學問而日用處事不求當理則豈所謂學問者哉今　上日用之間事事深求合理而無少不善則此乃學問也自　上質美寡欲其於學問不爲也非不能也六月入侍　啓曰昨日自上答館劄曰毋甚高論若只是　殿下謙辭則可矣若實以臣等之言爲高論則恐非　宗社生民之福也漢文帝以三代之說爲高論故功烈未免乎卑此豈可法乎一日　筵中　上曰四書小註多有未穩處欲稍刪改以便觀覽玉堂可任此也先生　啓曰此非臣學力所能獨當學問之士不論出身與否使參玉堂同議刪定　上曰前日大臣使予招見成渾

予亦欲見之但未出身人無入參經席之例雖招賢者只一見而已有何益乎先生曰自 上誠欲有爲則雖舊例所無亦可變通膠守前規豈能有爲乎學問之士處以閒職使之輪日入侍 經筵則於助成允德大有所益矣他日又 啓曰今日急務莫如勉加 聖學以爲出治之本而必得賢士與之居處曾以未出身人出入 經筵事進 啓而自 上以爲難當更問大臣而處之且承旨親入 啓事此 中廟朝所行也 成廟朝不時招玉堂入直之臣對于便殿名曰獨對此例亦可復也又曰當用超遷久任之法 世宗用人以此法今之官爵朝更夕變有同

兒戲百事不可做矣七月有宮奴犯禁毆打憲吏跳入 王子寓舍明日憲府追捕益急 上聞之大怒以爲憲吏作亂于王子寓舍命下憲吏于義禁府傳旨曰憲府不當捉入于王子寓舍憲府避嫌時先生遭服在家出仕後乃獨 啓曰此事上下胥失之憲吏之事非臺官所目覩安知非直捉于 王子寓舍而明言其不然耶 殿下亦非目覩只聽婦寺之言婦寺之言何可盡信且 王子宮奴素稱縱恣當嚴加撿飭侯氏一婦人也尙知教子之方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 殿下有子何患其不能伸乎後於 經席啓曰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賢者

欲 君上是非分明愛好儒士不肖者亦欲 君上
是非不明不喜儒士此理勢之自然也頃者自 上
頻接大臣傾嚮儒士且有不時 召見之教人皆欣
然以冀至治而近日事勢忽變非徒不喜引接開
筵亦罕閭閻閒不善者皆喜悅增氣賢者憂而不肖
者悅此豈盛世之事乎因 啓曰近日以憲吏一事
守法忤 旨之臣 上必厭之但自古阿諛附託者
後必遺君守正不阿者後必盡忠以周昌之事觀之
昌廷爭甚強可謂不愛趙王矣後爲趙相盡誠保護
呂后不能召致趙王先召周昌然後乃致之惟其平
日有守正之節故後日能保護此意非獨自 上知
之妃嬪亦當知之 上默然時許曄爲大司諫金孝
元爲司諫以爲左相朴淳按獄失體 啓請推考淳
乃謝病於是兩司議論相符而獨正言趙瑗與先君
子以請推大臣爲非先君子時爲憲長仍論許曄以
屍親切族持論過重兩司引嫌辭避弘文館當處置
先生問于同僚曰此事何如皆曰若遞兩司是妨言
路先生曰不然當觀其事之是非耳諫官有失而玉
堂糾正則何妨言路乎大臣有罪則遞之可也罷之
可也雖流放竄殛亦可也言官隨事論斥有何回避
但不可請推也所謂推考者有司詰問照律非所以
待大臣也昔漢臣有請使司隷校尉督察三公議者

非之以爲不可使有司督察三公今之請推大臣乃
有司督察三公也諫院之 啓旣非而憲府雷同皆
可遞惟金大憲趙正言可出仕僚議不同先生力辨
良久乃歸一著作洪迪李敬中等曰許大諫豈至於
私所親而爲過重之論乎大憲亦不可不遞乃上劄
盡遞兩司而只請趙瑗出仕先時尹元衡方用事沈
義謙爲舍人以事詣其家元衡之壻李肇敏與義謙
相知引入書室室中多有寢具義謙歷問是何人所
寢肇敏隨答以對其一則金孝元也孝元時未登第
而有文名義謙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
子弟游乎決非介士也厥後孝元登魁科聲名日盛

朝士爭推奬焉吳健欲薦孝元爲銓郎義謙以前事
輒沮遏故孝元居郎僚六七年乃爲銓郎癸亥年間
李樑方禍士林義謙有救護之力故前輩士類多許
之而孝元心嫉義謙常語人曰沈也戇而氣粗不可
柄用前輩皆疑孝元挾前憾有報復之志或有指爲
小人者而孝元儕輩亦皆斥義謙以爲害正之人由
是前後輩不相協有分黨之迹許曄雖前輩而推許
孝元故年少輩尊之爲首朴淳有淸名重望而是前
輩故人或指爲義謙之黨許金之攻朴實出於私意
而年少輩皆孝元之儕輩故議論之和附至此九月
大司諫鄭芝衍問于先生曰士論橫潰將何以處之

先生曰此由銓曹不得其人故也但當靜以鎭之終不可駁擊惟朴謹元所爲不厭衆心此可　啓遞芝衍深然之欲只駁朴謹元而同僚欲悉駁銓官其論甚盛芝衍不能抑請盡遞參判以下時先生鋭意於格　君乃採掇經史要語切於學問政事者彙分次第以修己治人爲序名之曰聖學輯要上劄進之翌日　上御經筵謂先生曰其書甚切要此非副學之言乃聖賢之言也甚有補於治道但如我不敏恐不能行耳先生起而伏地曰自　上每有此　敎臣鄰極以爲悶　殿下資質卓越其於聖學不爲也非不能也願勿退託篤志自奮以成允德焉昔宋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臣民之福　殿下之言無乃近此乎十月先生以沈金角立朝廷不靖爲憂言于右相盧守愼曰兩人皆士類非若黑白邪正之可辨末路囂囂浮言交亂大臣當陳　啓兩出于外則庶可鎭靜右相然之乃於　筵中白之先生進　啓此未必深成嫌隙只是二人親舊各傳所聞遂致紛紜大臣此言欲鎭靜故耳今日朝廷雖無姦人顯著者亦豈可謂必無小人乎若小人目以朋黨爲兩治之計則士林之禍必起矣此不可不知也於是　特旨以金孝元爲富寧府使沈義謙爲開城留守孝元輩危懼不定且孝元病

不堪赴塞先生獨 啓曰金孝元補外之說非但大
臣之意與臣合實是士林間公論第孝元疾病深重
將此筋力受任塞北則緩死爲幸安能有所籌畫以
爲固邊之計且大臣之意只欲爲鎭靜之策而已非
以孝元爲有罪而放逐之也請以內地僻邑授孝元
內全 君臣之義外固邊圉之備後於引對日復及
之乃改授三陟府使因白 上曰前日 上批有未
安者謂人臣食祿則當效死是人臣自言則可矣在
上則不當發此言也人君當量臣子才力擇授可堪
之職人臣則當死生以之夷險一節重祿深恩固所
以結臣子之情然人臣當以分義爲重若只慕恩祿

而效忠則他人亦必誘以恩祿矣 上然之先生又
啓曰古者無學問之名日用彝倫之道皆人所當爲
別無標的之名目君子只行其所當爲者而已後世
道學不明彝倫隨晦於是以行其所當爲者名之以
學問學問之名旣立反爲世人所指目吹毛覓疵或
指爲僞學使爲善者諱祕遷就以避學問之名此後
世之大患人君須主張學問使俗流不得謗議可也
上謂先生曰予觀往史時代漸變夏不及唐虞商不
及夏周不及商今代固難復三代之治也先生曰世
道固漸降矣雖然若行古道則豈無復古之理乎程
子有言曰虞帝不可及已三代決可復也蓋唐虞無

爲而化後世所不能及若三代之治則苟行其道必可復也只是不爲耳三千年來爲之而不成者不可見矣十一月夜對　啓曰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二者初非二本未發時只是渾然天理而已每於動處善惡分焉心動然後乃有人欲　上曰動者因氣氣有清濁故善惡分焉天理人欲初非竝立於心中也對曰　上敎當矣天理人欲初非二本而旣分之後界限甚明非天理則是人欲非人欲則是天理未有非天理非人欲者也　上曰所行雖善而或有求名之心則亦不可謂天理也先生曰心欲求名而矯情爲善則是亦人欲而已　上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而簞食豆羹見於色其無根本如此且好利者不能欺人好名者善於欺人其弊大矣先生曰　上敎當矣但爲善者與好名者辨之甚難若見爲善者而輒疑其好名則無好善之實矣此不可不知未幾謝病辭職遞授西班丙子先生旣遞副提學朴思菴淳每於　經席薦其賢且才可用　上曰此人矯激且不欲事予予何爲强留乎自古許退而俾遂其志多矣賈誼讀書能言而實非可用之才漢文之不用誼眞有所見也金孝元旣出之後朝論便激欲深治之先生極力止之務欲調和鎭定而前輩則尤先生之不攻孝元後輩則尤先生之不用孝元論議中分皆

以先生爲非先生當初於東西亦無偏重之見只欲保合人才惟賢是取東人反以先生爲主西必欲去之或謂先生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近日事不分是非務欲兩全如何先生應之曰沈金之事非關國家而自相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眞是兩非也雖曰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和解消融可也必欲是此而非彼則方生之說相軋之勢何時可了乎先生上旣不得於 君父下則僚友不從其言遂決退意士類知先生將退多來就別東西雜坐先生曰吾今欲爲定論諸公試聽之權姦濁亂久矣摧陷廓淸使士論得伸豈非方叔諸公之功乎仁伯若爲國事則宜無失巨室之心而乃排抑前輩使前輩懷憤士林自相角立此則仁伯之罪也旣如此故公論裁抑出補外官已得中矣而猶嫉之太甚攻之太劇此則前輩之罪也如此論斷得其事情矣皆曰此言眞是公論三月解官歸坡州拜右副承旨大司諫吏曹參議全羅監司兵曹參議等職皆不就丁丑歸海州先生嘗慕張公藝同居之事至是立祠堂築居室請伯嫂郭氏奉宗家神主以來大會兄弟子姪同居以遂平生之志拜大司諫不就時 上將親祭于大院君廟弘文館上箚以爲禮不可祭于私廟 上大怒曰誰作此議將詔獄鞫問大臣救解乃止先生聞之曰 主上於

大院君之廟親行祀事於禮無違於情所必至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或疑祭大院君若用君臨臣廟之禮則子不可臣父若用子入父廟之禮則有妨於尊正統此非稽古之說也公朝禮以君爲尊故雖諸父皆行臣禮但親父則不可臣也家人禮以尊屬爲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孝惠於宮中坐齊王之下是也學宮禮是師爲尊故雖天子亦有拜老之儀若孝明拜桓榮是也況大院君誕生 聖躬假使倘存 主上必不敢臣而相見於宮中必拜矣今入其廟用姪子祭叔父之禮有何不可戊寅三月以大司諫赴召時 恭懿王大妃昇遐 上方在哀疚中故不忍安居一出謝 恩而已本無供職之念還向坡山有舟行不忍終南遠爲報篙師莫擧帆之句五月又拜大司諫上疏辭職且言 殿下若欲知臣可用與否則當問以時事言不可用則願勿更 召 上答曰諫長不可久闕玆遞本職如有所懷可實封以聞乃上疏極陳時弊且陳救時之策過萬餘言言甚剴切政院請更 召乃有 召命未幾復拜大司諫先生不知旋授大司諫只辭 召命而 上遽命遞之政院玉堂皆以爲不待自辭徑遞諫長旣非故例亦非待士之道不 允牛溪先生讀先生陳弊疏曰眞所謂直言極諫經世之策此疏蒙 允與否乃關時運

非人力可及居數日拜吏曹參議先生竟辭不至時
士類中分東盛西衰一時進取者咸趨入於東扼腕
以爲東是西非尹晛與金誠一同作銓郎議論矛盾
遂成嫌隙晛之叔父斗壽季父根壽皆在要津扶西
抑東東人深嫉之金誠一於 經席啓曰全應禎以
行賂受罪而亦有載米行賂者貪風未戢矣 上問
何人誠一對曰珍島郡守李銖臺諫請治其罪 上
命下銖詔獄曰只治與者不治受者可乎臺諫乃擧
三尹爲受者先君子以大司諫受暇自鄉還 啓曰
三尹俱被擢用別無大段過惡受賂事安知非陰中
者所造言乎徐待獄成治罪未晩而遽拈出三人之
名泛請治罪非待士之道於是兩司憤激掌令李潑
据摭醜詆無所不至憲府聞李銖之米接置于市人
張世良家乃託他事捕繫世良因移囚禁府必欲成
獄考掠至二十餘次殆死而終不服或謂世良曰汝
若承服則可免死何苦忍杖世良曰我豈不知不服
則死服則生乎但實無是事安可自貪其生而陷人
於死地乎 上以世良久不服疑銖獄不實 命釋
之政院爭之至四 啓 上大怒盡罷遞承旨先君
子素負清望後輩亦或咨禀至是大乖鄭松江澈不
直此獄事語頗及之東西自是更無相合之望先生
聞之曰李銖行賂虛實未可知而張世良接米之罪

甚輕以世良爲干證必欲其直招則爲干證者考訊
例不過三次何可濫加二十餘次乎設令世良爲正
犯國法非死罪則不可限輸情窮治世良之罪不過
杖之而已安可以輸情爲限乎後輩識見不明用意
不弘只恐獄不成反中其禍不念殺無辜之爲害義
不顧前後是非而惟獄之務成不可使聞於他人也
又答李潑書切責之己卯五月復以大司諫　召先
生辭疾不就上疏論東西分黨而東人攻西太甚欲
強定是非請洗滌東西保合士類使之一心徇國言
甚激切　上以疏辭不中　命遞之七月白參贊仁
傑上疏極論保合東西之策仁傑將陳疏而恐其辭
不達意請先生修潤先生憐其憂國之誠臨死不渝
乃依其言爲改草至是正言宋應泂聽李陽元指嗾
啓曰白仁傑之疏出於李珥之手仁傑老妄不足責
珥以　經幄舊臣凡有所懷宜直達無隱而乃敢匿
迹回互隱然代述請正人臣詭祕不直之失於是兩
司玉堂是非相持仁傑陳疏自明曰宋之程頤代彭
思永作論濮王典禮疏代富弼作論永昭陵疏代呂
公著作應詔疏此等事先儒亦嘗爲之故臣用李珥
之文而不以爲嫌向人無隱故傳者以爲珥誘臣上
疏臣雖無狀豈敢以非臣本意而聽人所敎爲此疏
乎庚辰冬拜大司諫承　召自海州入京辭不　許

引見問以凶歉之狀且曰久不相見無乃欲有所言
乎先生請移粟賑饑歷陳治道之要因白 上曰自
上加恩禮于成渾近古所罕 上曰渾之賢予已聞
知第未知其才如何先生曰才亦非一般有可獨任
經綸之責者有好善而能用羣才者成渾之才若謂
之能經綸天下則過矣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
下此豈非可用之才乎辛巳正月白虹貫日先生率
同僚請修政以弭天災先生初無從政之志見 上
頗有向用之意又見士論潰裂欲畱而調劑士類問
先生以當務之道先生曰當今患在 君臣不相知
士類不協和須通融爲一不相疑阻而相與積誠以

回 天意此是第一策也二月講春秋 啓曰程子
曰後王若知春秋之義則雖無禹湯之德亦可以法
三代願 殿下每讀此經必思如何作爲可回三代
之治則必有益矣是歲大旱平安黃海凶歉特甚國
儲已罄救荒無策朝廷恬然無所猷爲先生深憂之
乃於 筵中啓曰若不變通弊法以濟艱難而只欲
移粟活民則粟亦已乏無可移者矣我國貢案失宜
故防納之徒以牟利而齊民困苦今須改定貢案均
敷平定而使之必貢土產則民解積苦矣且生民休
戚係於守令守令勤怠係於監司監司數易故皆苟
經歲月間有盡職者亦未及施爲須以大邑爲營久

居其職而別擇制治之才可堪公輔者授之則必有
其效矣退與同僚商議上劄又請變通弊法改定貢
案久任監司併省州縣且請用賢以作人才修己以
清治本去私朋以和朝廷時　宗系之誣雖蒙　聖
旨許改而未及須降會典纂修垂畢先生慨然曰匹
夫受誣尙能伸雪安有國君受誣二百年不伸者乎
此由使价不得其人故也乃　啓請擇遣奏　敎製
進奏本　上曰善哉蔑以加矣大事將必諧矣六月
特陞嘉善拜大司憲再辭不　允時朝議益攜貳隨
事潰裂掌令鄭仁弘與翰李潑素嫉沈義謙必欲劾
去先生力止不能得言於牛溪曰鄭必欲擊去方叔

此甚非是然我若不從則鄭必怒而下去其徒必執
此而攻我矣我去則無復保合之望矣勢將黽勉而
從之矣牛溪然之而歎曰鄭可謂平地起風波矣先
生遂與仁弘議草　啓辭曰此　啓辭十分停當此
後不可添刪仁弘唯唯一　啓之後仁弘添以義謙
援附士類以助聲勢等語　上問士類何人仁弘對
曰所謂士類者義謙與尹斗壽根壽鄭澈等諸人相
與締結窺覘形勢也先生謂仁弘曰年前時論過激
故季涵以爲過果有不平之言此非爲義謙也季涵
是介士也若以爲締結義謙以助聲勢則寃枉極矣
君須避嫌爲澈分疏然後某可供職仁弘乃屈意從

之先生與同僚將處置仁弘僚議不一互爲避嫌尹承勳爲正言以先生爲黨護松江欲論遞而僚議不同獨避嫌以 啓於是公論以爲承勳當遞而時輩深嫉松江玉堂之論至欲獨畱承勳並遞兩司李潑金宇顒依違兩間上劄不分是非請並出兩司先生曰時論之偏我不能匡救三司皆無公論我不可無言乃避嫌 啓曰玉堂劄論其言糊塗如是而能底鎭定者未之聞也大抵鄭澈疑士類之過激屢形於辭色士類亦不深究澈之心事而詆斥過實士類之疑澈愈甚而澈之不平愈深澈固不是而以澈爲黨於義謙者亦不得爲公論矣彼承勳不過承望士類之風旨爲趨附之計耳士論如此豈有寧靖之時乎兩司以指斥尹承勳爲太過請遞先生 上下峻敎不允而屢啓乃 允特出尹承勳爲新昌縣監先生旣遞大司憲公論皆以時輩所爲爲害正先生見同朝之士皆無識見殊鬱鬱不樂曰我欲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時輩則自是己見寧誤國事我若退去則時事尤潰裂故隱忍不去耳後因入侍引咎自陳且言尹承勳不可折之太過 上優答而已方三司之攻先生也朴思菴淳歎曰年少輩識見暗昧如叔獻可作儒宗時輩當聽命而乃以細事爭競至此置國事於度外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也九月拜藝文提

學司諫院大司諫上疏辭職曰當今急務在於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臣不能鎭定請爲庶官以盡葵藿之誠　上答曰具悉卿意可勿辭竟以疾遞　上憂度支乖得其人大臣首薦先生特陞資憲拜戶曹判書辭不　許　上以天災延訪公卿先生進　啓曰天道玄遠誠難窺測第以古史觀之治亂之形已定則無災異災異必作於將亂之際雖賢君亦不免災異蓋天心仁愛欲使人君儆省興治也我　朝立國幾二百年至于今日如老人元氣垂盡不可復振而幸有　聖上出焉此正將治將亂之幾也若於此時奮興振作則爲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不然則將至

於潰敗澌盡而莫之救也人君必知一世之弊然後可與一代之治如醫者必知病根之所在然後方可對證用藥今日之弊誠難枚擧大槩病根不能委任賢才之故也今不能做實功而欲望其無災得乎至於革弊一事臣有妄計請令大臣商議設局名之曰經濟司使大臣領之而擇士類達曉時務留心國事者與其選凡有建白之言皆下司商議以革弊政則天心庶可回矣又　啓曰今欲明敎化則必須尊奬先賢使後學有所矜式本　朝名儒雖不可悉入祀典如趙光祖倡明道學李滉沈潛理窟此二人誠可從祀以起多士向善之心他日入侍　啓曰延訪求

言未聞用某策救某弊如此則徒爲文具何以應天變乎 上曰何以則可應天變乎先生曰若 殿下不先立適莫之心與大臣及識時務者商確救時之策不以更張爲主亦不以膠守爲主 祖宗良法廢而不舉者修舉之近規之貽患於生民者革除之新策之可以利國活民者講行之如是勤求匡救之術日有所爲則人心世道可變而天怒亦可弭矣不然而只以恐懼修省爲名而無其實則將何以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乎是冬拜兩館大提學累辭不 許先生每嘆浮文之弊及典文衡痛革此習凡試取必以理勝爲主壬午春拜吏曹判書三辭不獲先生專以

規恐模

革舊弊淸仕路爲務如簡賢士以充臺憲之任擇學行以爲師儒之官舉恬退以礪名節之風薦吏才以試臨民之職重監司之選嚴守令之薦皆一時所請施行者也秋拜議政府右參贊陞崇政拜右贊成皆辭不 允奉 教製進人心道心圖說金時習傳學校規範先是 上於經席論及士習偸薄師道廢弛之弊 命作擇師養士之規先生商量構思以擇師養士爲事目又作學校模範十六條以補學令冬詔三公薦先生爲遠接使逆於境上兩使注目良久問於譯官曰頗有山林氣象無乃強起林下士以儐

我耶譯官對曰三場狀元久居侍從中年退去林下有年今則　國王倚任已久實非林下士也又問曰然則豈作天道策者乎對曰是也兩使頷之及途次賡和兩使題詠先生操筆立成而詞意俱美　詔使嘆美曰大手大手知先生爲有道君子禮敬甚至必以栗谷先生稱之入京謁文廟見壁上書程子四箴請先生講解克己復禮爲仁之義先生卽爲說以解之　詔使讀至五六遍曰此說極好當傳布中朝回程至江頭臨發正使遽出七言古律各一首求和先生以行旆將發卽就座上自寫以呈兩使傳玩臨分皆戀戀至執手揮淚而別論者謂　詔使致敬近古所未有也俄拜兵曹判書三辭癸未正月又辭終不許本曹事務煩劇又値胡變牋牒雲委剖決如流而備邊司許多籌畫咸推先生裁決焉布置策應各適其當號令嚴明緩急有序人情信服上下倚仗時昇平日久軍備虛疎調發相繼兵食俱乏先生建請募庶孼及賤隷入戍北邊而使無武藝者納粟于邊庶孼則許通賤隷則從良皆一時便宜而實　祖宗朝已行之規也禁錮庶孼已過百年人皆習熟見聞而先生獨以爲王者立賢無方不可廢棄人才每欲通庶孼仕路而至是　啓行之流俗頗多不悅又進六條曰任賢能曰養軍民曰足財用曰固藩屛曰備戰

馬曰明教化皆切時之務也又上時弊疏其大略言
和朝廷而革弊政其本也調兵食而固防禦其末也
先生之意蓋欲盡革燕山朝弊政及近來謬規一遵
祖宗全盛時故事興衰補弊率由舊章惟以 文昭
延恩之祭 山陵朔望之祭爲非禮以爲雖未能一
朝據禮盡廢而煩瀆已甚非可繼之道請於 山陵
只祭四節 兩殿日行一祭以謹祀事以紓民力此
先生立朝建白大議論也 上見朝臣皆庸瑣無能
充位持祿而先生公忠不黨至誠憂國倚任頗專多
用其言而時輩忌憚愈甚日夜偵伺謀所以傾陷之
者凡有建白動輒沮撓浮議交亂謗言繁興而時事

決不可爲矣夏北胡再擧入寇國內騷動鈔發射手
官無戰馬難以卒辦先生懲乙卯戰士之掠馬深以
階亂爲憂募所鈔三等以下許令納馬免防以給一
二等之應赴者初欲 啓請而恐鮮應募者乃先下
令試募之於是納馬者雲集而戰士臨行不可緩期
遂先頒馬而後啓聞 上旣允之行者以得馬爲
幸畱者以免防爲喜公私兩便又請出軍資監緜布
計給衣資減百官祿以給赴防者之妻孥軍情大悅
不知有防戍之苦而應募輸邊之粟亦足以繼餉矣
一日有邊報 上命召先生先生方患眩暈力疾趨
命未及政院疾甚不得已入臥內兵曹於是三司以

專擅權柄驕蹇慢上論劾所謂專權指納馬免防不
先 啓請也慢上指承 召不詣政院也先是許曄
爲慶尙監司得病危重其子鐈以應敎呈辭省親挾
妓游戲不謹侍藥曄竟不起及先生典選時輩將擬
鐈以直提學先生斥其事而不許鐈之徒多怨之朴
謹元爲吏曹參判先生曾勸鄭公芝衍劾以徇私失
政先生爲大諫時又劾謹元貪鄙巧詐且先生中立
不比激濁揚淸收用西人之可用者沮抑東人之偏
私者由是諸憸蝟起毀言橫流醞釀媒孽其來已久
至此而乃發累啓不 允先生陳六疏引咎請罪
上曰寥寥千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絕無而僅有

之卿不親聞向者之敎乎予命之退然後退丁寧一
言神鬼亦知之卿何忍今日欲辭去也前後 批辭
愈益懇切促出甚至先生遂詣闕復 啓 上終不
允臺諫宋應漑等復劾以無臺諫蔑公論許鐈爲典
翰自草劄率同僚論 啓至有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妒賢嫉能禦下蔽上以成其私其志欲將何爲等語
上以手敎下大臣曰近因李珥言語間事臺諫相激
爭辨反覆纏繞至於玉堂上劄比珥於誤國小人此
非發於偶然言語間事也蓋珥自前裁抑新進之士
惡其趨時黨附累爲陳論由是見忤於時論者久矣
遂因小失乘時伺釁必欲劾去而後已凡公卿大夫

承召不來者多未聞有以慢上論之者是何臺諫之言獨能直截於珥也其納馬不稟亦不過許多事務間趂未取稟耳是豈擅權而然哉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人君之於小民尙且不可以情外罪名輕加於其身况宰相耶旣曰擅權慢上則何不明正其罪照以王法乃敢請以罷職有如乙巳姦臣輩目之以叛逆而罪之以罷遞者之爲耶此所以珥不心服累辭之際果有涉於自辨豈有忌克忿心於言官哉所貴乎臺諫者身任公論爾若陰濟己私以爲排擯傾陷之計則烏在臺諫之道也卿等如以珥爲誤國小人則當明辨斥退不然攻之者是小人也安有人君用小人而可以爲國之理乎分別淑慝其不在今日乎卿等不宜含糊不辨大抵朝廷朋比分黨國事日去而大臣不爲分別則將置國事於何地耶乃以兵務久曠姑遞其職先生退歸坡州朝野憤激物論讙譁牛溪先生上疏極陳三司構陷之狀　上命招三公

仍　傳曰頃日問卿等以賢邪是非而卿等乃敢爲含糊之說予固以洞燭卿等之心而隨後處之之敎則已諭矣今觀成渾疏大臣事啓之道果如是乎當初排擯李珥誰所爲也其朋姦之類又誰也其辨別以啓朴思菴淳以首相請對極陳先生忘身徇國之實許宋飾誣害正之罪宋應漑因避嫌復捏虛醜詆

無所不至於是太學及湖南儒生相繼抗章申辨朴
謹元爲都承旨前後累　啓至以儒生疏爲悖亂
上洞燭情狀下　手敎竄逐朴謹元宋應漑許篈等
其徒上疏救之　上答曰觀此上疏只是謄寫三司
啓辭邪黨言之如此無足怪者至於以李珥爲黨云
其能以此說動予意乎苟君子也不患其有黨惟患
其黨之少予亦法朱熹之說願入珥渾之黨也自今
以後爾輩以予爲珥渾之黨可也爾輩倘復有說乎
惟詆斥珥渾則必罪不赦矣先生自坡州因下海州
未幾以判敦寧府事　命召先生陳疏懇辭　上答
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是何以卿之爲人而不得
於時也意者天其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
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也天之於卿可謂曲成而
玉汝矣今日之事於卿何損焉已特拜吏曹判書且
有　召命先生復陳疏辭入京又辭　上卽命引見
先生引咎陳謝請疏放三竄因乞致仕皆不　許先
生與牛溪前後引見力請放還三竄退而相謂曰三
人雖不可謂無罪以言獲罪至於投之魑魅之鄕非
所以示後嗣此事不可不反覆陳　啓以回　天意
時時輩布列臺閣懷疑顧望無意共事先生歎曰時
輩之心公者觀我所爲久當明我赤心與之同事矣
甲申正月初三日始感疾十四日聞徐益受巡撫之

命將往北道扶疾口號方畧六條使弟瑀書以贈益
自是病尤劇翌日卒年四十有九疾病　上命醫問
疾賜藥訃聞　上哀慟命進素膳輟朝三日乃遣禮
官弔祭祭文有曰盡瘁乃已卿則何悲中流失楫予
甚痛之且令沿路州郡護送其家屬以是年三月某
日葬于坡州斗文里紫雲山某坐某向之地從先兆
也先生之配曰貞敬夫人盧氏谷山望族知中樞府
事重禮之玄孫考諱慶麟宗簿寺正妣安東金氏繕
工監正諱漢老之女夫人生于　嘉靖辛丑丁巳歸
于先生仁順慈和配君子無違德事庶母如事母承
奉宗姒郭氏極其誠意待衆妾以恩視之如姊妹撫
妾子如己出至自抱持鞠育之雖侍婢之賤未嘗加
以威怒蓋其性度和順也甲申春奉先生几筵歸海
州朝夕上食必與二妾親自精備三年之後遇朔望
必哭泣而奠撫憐奉祀妾子出於至誠凡家政細大
一使主之而己不與焉顧恤諸姪甚於私親而於宗
姪尤篤以坡州田收盡爲助祭之資凡待宗族接鄰
里一以先生時爲法人以爲是觀感所致壬辰之變
聞賊渡海語子姪曰我本以病人不能騎馬且此大
盜彌滿一國必無偸生之地與其轉死他鄕寧死於
坡山墓側吾志決矣爾輩勿以我爲念善爲避兵他
日亂定好收吾骨於墓側子姪對曰寧有是哉夫人

笑曰爾輩以我死爲難乎吾喪所天已八年吾之命不亦頑乎况逢大亂不死於墓側而苟且偸生有何義乎吾志決矣勿復言四月晦　大駕西幸乃奉神主歸坡州墓所及賊至夫人猶守初志不離於墓側卒以五月十二日遇賊不屈遂被害明年　大駕還朝命旌表其閭夫人有一女早夭側室有子二人曰景臨曰景鼎女一人爲進士金集妾景臨有子五人曰穧曰穪曰秬曰穳曰某女一人幼景鼎子二人曰稔曰某女一人幼金集妾有子女四人皆幼先生天稟極高忠厚愷悌容儀秀發神彩動人其言有物其行有常寬而有制和而有節喜慍不形於色恚罵不

發於口行步必詳動靜有法一見輒知其爲有道君子也其爲學也以收心養性爲本而一於主靜遂暫染禪學一朝釋然開悟去邪歸正醇如也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道無不硏窮玩索洞見大原體之於身心而推之於事爲紛華之中自持愈嚴屋漏之隱謹獨無愧見識精詣踐履篤至而每以爲未足勇往直前惟恐不及雖於世味一切淡泊而至應物處事則條理詳察不遺錙銖每日晨起整齊衣冠詣祠堂焚香拜謁退坐書室涉覽經傳尤喜朱子大全嘗患胃疾故讀書不喜出聲而若遇理會自得處輒欣然朗讀而止自晨至夕必有所事或讀書思索或朋

友講論或應接事物非有疾病未嘗偃臥枕席講說道理精微透徹多闡先儒所未發者試撮其大者而言之雲峯胡氏以爲性發爲情其初無有不善心發爲意便有善不善退溪先生以爲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胡氏以情意爲二歧退溪以理氣爲互發而先生辨之曰心之體是性心之用是情性之外更無他心故朱子曰心之動爲情情是感物所發底意是緣情計較底非情則意無所緣故朱子又曰意緣有情而後用心之寂然不動者謂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謂之情心之所感而紬繹思量者謂之意然則心性果有二用而情意果有二歧乎五性之外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孟子於七情中剔出其善情目爲四端非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也情之善惡夫孰非發於性乎其惡者本非惡只是掩於形氣有過不及而爲惡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四端七情果爲二情而理氣果可互發乎夫以心性爲二用四端七情爲二情者皆於理氣有所未透故也凡情之發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理氣混融元不相離若有離合則動靜有端陰陽有始矣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曰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互發者豈不謬

哉牛溪以爲朱子論人心道心有或生或原之語似與退溪之意合四七之與人心道心雖其立言意味差有不同皆其說性情之用耳理氣互發之說非天下之定理則朱子何以有或生或原之說耶先生曰感動者固是形氣而其發也直出於仁義禮智之正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其源雖本乎天性其發也由乎耳目四肢之私故主乎氣而目之以人心人心道心只是一心而隨其發而異其名耳若曰理氣互發則是理氣二物各爲根柢於方寸之中未發之時已有人心道心之苗脈理發則爲道心氣發則爲人心矣然則吾心有二本矣豈不大錯乎退溪以四端爲由中而發七情爲感外而發以此爲先入之見而以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主張而伸長之夫心必有感而動而所感皆外物也天下安有無感而由中自發之情乎所感有正有邪其動有過有不及斯有善惡之分耳今以惻隱言之見孺子入井然後此心乃發所感者孺子也孺子非外物乎安有不見孺子之入而自發惻隱者乎就令有之不過爲心病耳非人之情也朱子之說意必有在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非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也且言七情則四端在其中非若人心道心之相對立名也旣曰道心則非人心旣曰人心則非道心故

可作兩邊說下矣若所謂四端者則只是七情中直出者也何可謂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而分兩邊說乎前後往復殆至十數書皆在兩先生文集先生於心性情理氣源頭極深研幾通透灑落故其見識言論非近世諸儒所可及其居家也孝友因心自少有宗族同居之志家世清貧骨肉離散常以是傷之伯兄早世家累在懷德迎致于家撫養其子女訓誨成長婚嫁以時捐己贓獲以給之財用諸事使宗姪掌之每與仲兄季弟諸姪諸甥相聚一堂連枕而宿歲時佳辰若有酒食命弟彈琴使少長歌而和之極歡而罷凡祭祀一依朱子禮朔望參後內外親會坐

正寢先生坐東庶母及郭氏與夫人坐西受子姪婦女等拜又令子弟讀所著同居戒辭以警之婢僕亦於庭下分男女序立以次行禮又以方言譯戒辭諄諄告飭率以爲常國法嚴禁屠牛犯者至於徙邊先生曰國禁不可犯自是牛肉不用於祭不入於口凡人之饋遺必擇而受之雖騶直盡散與親舊事庶母致其誠卒化其暴悍使奴僕先恩後威家庭之內肅穆如朝廷居常遠女色嘗以省姊行到黃州有名妓近房卽明燭以拒之其和而不流如此先生雅好山水凡勝地無不往觀如海州潛陽洞藏仙洞乘仙巖寒巖洞浩然亭乃游詠之地也常與學者五六人乘

興而往沿流上下日夕忘返有時携酒飮不至醉微醺輒歌詠自娛以舊業在坡州栗谷村故曾修花石亭于故址自號栗谷後改卜于首陽山之西溪山秀麗巖石奇瑰盤回屈曲者九區而高者壁立如屛下者渟流作潭如武夷九曲之狀先生杖屨逍遙行至第五曲曰此可居矣名之曰隱屛乃作精舍且立祠宇尊祀朱子而以靜菴退溪配焉春秋奠享如儀時率諸生詣廟庭行禮出廟門分庭而揖朔望則用公服開中門焚香行禮而退卽所謂石潭書院者也其立朝也引　君當道必以唐虞三代爲期勸講格致誠正之學臨文論說多有所發明每請立志遠大以定其規模恢張公道以立其紀綱旁招賢俊布列朝著變通弊法痛刮民隱而至於章疏之所陳勤勤懇懇莫非爲治之急務或　君擧失當則必正色直言冀回　天聽雖追之以雷霆之威而守正不屈　上亦虛心聳聽多所歎賞或至日昃罷對金應南嘗自筵中出謂人曰不圖今日復見三代都兪之盛云嘗於　筵中請預養十萬兵以備緩急否則不出十年將有土崩之禍柳相成龍以爲無事而養兵養禍也時久安恬嬉　筵對之臣皆以先生言爲過先生出謂成龍曰國勢危如累卵而俗儒不達時務他人則固無望君亦爲此言耶逮壬辰之後柳相於朝嘗語

人曰到今見之李文靖眞聖人也若用其言則國事豈至於此乎且其前後籌策人或訾議而今皆鑿鑿中窾眞不可及栗谷若在必能有爲於今日矣誠所謂不待百年而知也嘗以爲朝廷不和則無以爲治自東西相軋之後必欲打破東西混融彼此兩出沈金于外以爲鎭定之計而西人欲深治金孝元則力止之及駁罷沈義謙之時東人之議太甚至欲並斥士流則裁抑之與之辨爭先生之意只欲調協士類共濟國事而已實非有所偏倚者而是非相激爭咎先生先生道與時乖難進易退而只緣國家多事新經　諮使又值胡變無隙可退蹇蹇匪躬而捄慽之輩與心嫉妒乃敢顯然攻之其禍將有不可測者幸而公論不泯是非自定於先生有何損益其敎人也不問貴賤而來者受之無分智愚而各因其材使學者先讀小學次讀四子以及近思錄心經必以立志爲先而期至聖賢躬行爲務而盡其孝悌以敬爲入道之要誠爲聖學之根循循然善誘不倦於四書三經患其口訣釋義不精或違本旨多所更定而小註諸說同異亦頗取舍點抹於小學書病其舊註訛舛詳略互異乃擇精要刪繁亂而有未備者補以己意名曰集註且恐初學不知向方又無堅固之志而泛泛請益則無補也爲著擊蒙要訣使知立心飭躬奉

親接物之方又作學規以申之約束以警之嘗語學者曰道非高遠只在於人倫日用之間隨事各得其當而已但不學之人心地茅塞識見茫昧故必須讀書窮理以明當行之路然後造詣得正而踐履得中矣學徒聞風遠近咸集盈堂溢齋後來者無所容又於海州野頭村設社倉一以勸德業一以救患難先生聞人之善未嘗隱見人之惡不欲揚待人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或譏其輕許人物先生笑曰彼旣以誠來我何不以誠待乎先生卒士大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至於窮村父老亦皆咨嗟涕泣曰生民無福太學生三醫司各司胥吏皆來哭奠發引之時禁軍市人等奉炬左右哭而送之嗚呼我東方自箕子以來仁義忠信禮樂衣冠以君子之國見稱於中華而研究性理之士寥寥乎其無聞至麗末鄭文忠始以道學倡之名儒繼作盛於我　朝而學造高明才堪經濟而進退以義者趙文正及先生而已己卯之事令人氣塞尙忍言哉先生以明道爲己任濟時爲己憂雖在林泉未嘗忘　君累承　綸命進不隱賢而空言無施雖切何補雖然先生論學之旨昭載於著述諸篇而建白謀猷見於前後章疏者具在集中有志之士苟能因其言而求其心行其策體之於身而施之於邦國則先生之道雖不得行於一時然其爲

萬世開太平則其功可謂遠且大矣天生命世之大賢夫豈偶然哉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五